

东风学校是甘垛公社的一所“戴帽子”初中,有小学七八个班,初中四个班。当时小学五年,初中二年。我在这里教三年级,语数全包,兼初中的美术课。第二年春季刚开学,我转教了初一年级的数学。

一天,公社文教负责人朱校长领来了一位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青年人,说是新来的代课老师,顶我的三年级班,兼学校的音乐课。他就是瞿七一。

瞿七一上海知青,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天生的,因此取名七一。他已随学校的安排插队在江西几年了,家里看他在江西太苦离上海又远,就设法把他调到了江苏高邮。他的父亲在上海的一个京剧团工作,他父亲同事有位朋友在扬州京剧团,是高邮人,于是通过这个关系,他就转插到了高邮农村。这时学校正好缺老师,他父亲同事的朋友的亲戚就找到了学校朱校长,这样瞿七一就做了代课老师。朱校长人尽其才,看了他的材料,想到东风学校差音乐老师,于是他就兼了音乐老师。

瞿七一做了老师,他做得很尽心很尽力。他是上海人,爱说普通话,说话时总是充满激情,学生很高兴听他上课。当时的学生年龄都稍大一些,特别是初中学生年龄也比我们小不了几岁,初中的音乐课也是七一兼的,那些大孩子们看到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一位老师给他们上音乐课,都很新鲜很兴奋很高兴。他来之前,初中四个班的音乐课是各自为政,老师想教唱歌才能唱,只能唱老师会唱的。当时教得最认真的是叶老师,叶老师四十多岁了,和我们一起是两代人。那时学校没有脚踏风琴,音乐课没有教材,叶老师总是要把教的歌词连带谱子用毛笔抄在一张大纸张贴在黑板上,先教谱子再教歌词,一句一句地教会学生,记得一首《海上南泥湾》就抄了三张纸,唱了几节课,当时觉得真好听。

瞿七一带来了一根竹笛,他问叶老师可不可以把笛子带进课堂。叶老师说,只要学生高兴就行。于是七一做了充分的准备,带着笛子上课了。他吹了学生们已会唱的《海上南泥湾》。学生听完他吹的歌,不肯唱了,齐喊:老师再吹一个,再吹一个。七一和他的笛声大受欢迎,从此,音乐课不再单调,悠扬的笛声给学生带来了新的欢乐。他用笛声吹出学唱的新歌曲谱,他用笛子代替风琴为学生伴唱。他还给学生带来了音乐欣赏,他把他会唱的歌曲给学生听,他带来了江西的民歌,带来了他家乡的歌,他带来了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的歌,带来了电影《红珊瑚》里的歌(当时这些电影还没有被解放,还在禁映),他带来了他认为好听的歌。

七一个子高高的,白净净的,头发有点自来卷。他说话的音质很好听,说话时的神情总着一股大城市的洋气,孩子们都喜欢与他说话。下课了,总有些大女孩围在他周围,瞿老师长瞿老师短的。孩子们喜欢他,家长听了孩子们说好,也常有人来找老师了解孩子的情况。瞿七一总是耐心地与家长交谈。

七一整个人很精神,穿什么都好看。因为没有田间劳动,他穿的衣服不肥大,特别是裤子,瘦且长,裤脚口小小的,看着挺拔潇洒。他常穿一件淡土黄色的衬衣,我不知道是什么料子的,很飘逸,他说这衣耐防水,洗过用手抓紧衣领用力甩几下就干了。

上课以外,我们最喜欢与他聊天。他父母都是文艺圈的,他谈的话题大多与文艺有关。许多话是我们没听过的。他说戏,说歌舞,说电影,说演员。

瞿七一很开朗,做事时总爱哼着歌,也喜欢哼哼京剧。我们问他,你会唱老戏吗?会呀。你唱唱。于是他还就真唱上了: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过往的亲朋听从头,一不是响马与贼寇,二不是歹人把城偷……我们听惯了样板戏,听到老戏感觉真新鲜。多少年后,我都记得这段歌词,后来才知道是《打登州》里秦琼的一段唱。他爸爸是京剧团的,会唱老戏,他耳濡目染自然也会唱。一次,我们要他唱个上海曲儿,他就唱了,调子听着很熟,歌词没听过,他说是沪剧。

瞿七一很勤快,学校里的事他都争着做。那时学校里经常种些瓜果蔬菜,补贴师生的伙食。除了劳动课,老师常在下午放学后参加一些就急的劳动,他总是抢着做,他说这些活他都会干,别把他想得娇生惯养的。

半年以后,麦场到了,学校放夏忙假。老师们都各自回家忙收割脱粒,瞿七一也要回到他插队的生产队参加劳动。我们为 he 回上海看看,到高邮半年还没回去过。他不肯,说半年了,也没在生产队劳动过,趁忙假,回生产队劳动几天,也好认认人。他走了,我们几个知青老师有的回生产队劳动,有的留在学校,我也回生产队劳动去了。

分手第三天上午,忽然有个学生骑车找到我,说:“汪老师,学校有急事,要你回学校。”我问:“什么事,这么急?”“瞿老师死了。”他说。我大惊:“怎

## 瞿七一

□ 汪泰

来到七一所在的大队学校,校长把我们带到场边生产队的一间草屋,屋门口拥了好多人,这是生产队的保管室,屋里杂物被挪到旁边,中间搁着一块门板,七一头朝外脚朝里地躺在门板上,身上盖着一床被单,脸上盖着一块大手帕,两脚套着一双塑料凉鞋,双脚两旁各搁了一块砖头,砖头抵着他的双脚,不让双脚倒向两边,头旁边的凳子上放着一只小碗做的长明灯,白灯芯发出幽幽的黄光。门板旁边一把椅子,椅背上搭着他那件淡土黄色的衬衫。回去的老师忍不住揭开他脸上的手帕,我们不敢看,却又忍不住看。七一脸色灰白,神态还算安祥,鼻孔还在向外冒着淡淡的血水。领我们来的校长说这就是肺部呛水的特征,人要是肺部呛水就没救了。同来的学生看着躺在门板上的他们的瞿老师,都哭了。

瞿七一回生产队参加劳动,队长照顾他,就要他在场头参加脱粒。脱粒虽不是力气活,但也要手脚忙个不停,且灰大,气温高,麦芒扎在衣服上往里戳,劳动一阵子浑身会发痒发痒。傍晚,场头休息,瞿七一解开扎在手腕上的毛巾,来到河坎,脱下衬衫,准备洗洗。这是麦场旁边的一条又宽又大的河。这里的麦场一般都设在河边,近场头的麦把用人力挑来,远处的麦把用船运来。七一脱下衬衫,赤着膊来到河边,见有姑娘在洗脸,就往旁边走了两步,谁知就这两步,要了他的命。大概是脚下一滑,他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响就滑下去沉下去了,偏偏他又不会游泳,这一下去就没能再上来。这边的姑娘洗好脸一抬头,刚才的知青没了,水面上飘着一条毛巾,衬衫还在地上,她连忙喊起来,救命呀,新农民掉到河里啦!场头上都是妇女多,没人敢下水救,有人就直往庄子里跑去,边跑边喊救人。庄上正好有公社工作组的人办公,闻声就往河边跑,工作组里有位公社财政所的干部,他跳下水,刚走了几步又回头,嘴里连连喊道:腿抽筋了腿抽筋了。这时村里学校的李老师赶来了,他跳下水,上来又下去,反复几次,把七一拖了上来。人们立即接他肚子帮他把水吐出来,可忙了半天,却是回天无力。就这样,刚参加劳动的第二天,瞿七一就把自己的一切永远地交给了我这里。

我们含着泪看着躺在门板上的瞿七一,说不出话,前天还是在一起的兄弟,今天已是生死两离分。

校长告诉我们,已发电报给他家里,他家里人今天下午就该到了。

围观的农民们都唏嘘不已,女人们更是围在门口,边看边流泪。一个老大娘用手背擦着眼泪,说:“多好的伢子,一来就要上工,哪晓得,哪晓得……”老大娘哽咽着说不出话。

不断有人来围观。最后看了七一一眼,同来的老师同学都退了出来。

我们回到了学校,七一的东西还在宿舍,睹物思人,心中难受,没人说话。傍晚,和七一同舍的吴老师说:“我要找一下瞿七一的家人,我要还跟他借的五块钱。”吴老师也是高邮知青,他说,七一回生产队劳动前两天,他向七一借了五块钱,准备等七一劳动结束上班时还他的,哪知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都劝他算了,别还了,七一家人受不了。吴老师说:“不行,五块钱不还,我心不安。”第二天,他把七一不多的用品捆扎一包,唯独留下了挂在墙上的笛子,骑车去七一所在的生产队找七一的家人。五块钱数目不多,可当时是我们月收入的三分之一,那时民办教师小学每月十三块,中学十七块。

瞿七一的妈妈是在七一哥哥的陪护下赶到这里的。看见半年不见的七一,母亲大哭了一场,什么事儿都是七一哥哥办的,母子俩一直把七一送到高邮殡仪馆,然后住进了一家旅社。这些都是后来吴老师告诉我们的。吴老师到七一所在的大队时,七一妈妈和哥哥已到高邮,吴老师到高邮找到七一母亲说明来意,七一母亲和哥哥很感动,又落了一阵泪,说:“这里人对七一很好,看得出来。谢谢你们了。”吴老师还了五块钱,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后来每每谈到这件事,他总是说现在很坦然。

半年后,“四人帮”倒台,宣布文革结束。后来我考上了师范,做上了正式教师。

多少年后,竖笛走进课堂。我看到音乐老师教学生吹竖笛时,总觉得,瞿七一也可能在什么地方的一个教室里,在教孩子们吹笛子呢。

1992年我结婚时,按当地的风俗,父母为我置办了一些陪嫁物品,包括洗衣机、电风扇、玻璃器皿什么的。不知是因为当时假冒伪劣猖獗,还是由于生活窘迫,购置的物品档次不够高,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雨,我的那些嫁妆大多淘汰的淘汰,破损的破损,已经所剩无几了,惟有一条紫色的毛毯至今还是温暖厚重如初。

说起这条毛毯还有一段来历呢。1972年有位17岁的上海知青下放到高邮乡下,由于他身材瘦小,讲话吴依软语,乡邻们都叫他“小蛮子”或“小上海”。“小上海”自幼体弱多病,但他十分酷爱看书,到哪儿怀里都揣本书,他住的半间草房里也堆满了书。生产队长人前背后地说,瞧他那样就不是个干活的料。果然没几天,他在一次“挑河”时淋了雨,回来后就病倒了,病得还不轻,高烧发到41度。我父亲当时正负责知青点的工作,知道了此事后,连忙带人赶来看他。谁知举目无亲的“小上海”见到父亲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抱着父亲哇哇大哭,父亲也痛惜不已。打那以后,父亲就为“小上海”调了个看牛棚、打猪草的细巧活,“小上海”更加有时间和精力没日没夜地看书。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上海财经学院,4年后毕业分配在上海一家金融单位工作,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小上海”就去买了条在当时价格不菲的毛毯。趁着星期天,“小上海”带着这条毛毯来到了高邮。

记得那天到我家时,天已黑透了,父亲还没回来,只有我和母亲在家。“小上海”敲门进来,我

晨光微曦,悄然无声,荷塘一片清幽。

荷叶沉醉,荷花做着它的梦,年轻的鸭信傍着小舟安然入眠。风悄悄地亲吻着荷塘,鱼戏莲叶间,不愿打破昨夜的静谧,西坠的月亮流连于树梢,偷偷地窥探着荷塘,偶尔一声水鸟的叫声显得格外旷远。棚里的小鸭子半闭着眼,相拥着,享受着,把小嘴埋在身后。

远远听到渺远的鸡啼。一阵嘹亮的呼唤声揉碎了清晨的湖面,悠悠湖水泛起微微涟漪,金色的浅红的绯红的精灵在湖面跳跃。惊了荷叶的梦,扰了荷花的梦,也惊扰了小鸭子的清晨。

太阳渐渐升起,荷塘愈发美丽迷人,似乎倾注了全身心的感动。一团团青翠欲滴的荷叶从平阔的河面伸展而来,如一片绿色的彩云倏然展现;一朵朵娇艳可人的荷花慢慢绽开娇羞的笑脸,迎着清晨的微风,映照着重晨的金色阳光,闪烁晶莹的色彩,徐徐伸展亭亭的身姿,构成荷塘动人的乐曲。突然,一只小鸭子探出了圆圆的脑袋向四处张望着,紧接着第二只,第三只……一大群活泼可爱的小鸭子,或振翅或伸颈,或摇摆或站立,如一群小天使般一起涌入荷叶的怀抱,追逐里带着清晨的欢悦,嬉戏中带着夜梦的追寻。它们憨态可掬,性趣天然,队形有序,相

## 最珍贵的嫁妆

□ 朱玲

允,说既然你和他是同事,就应该知道他的脾气秉性。这么多年你何曾见过他收过谁的礼?“小上海”也是个实心人,两人牵扯上水,没有个了局,最后还是“小上海”一狠心,反关上门,跨上自行车猛蹬两下,就消逝在夜幕里。

父亲回来后,大发雷霆,责备母亲不该收礼,坏了他一世清名。第二天,父亲多方打听到了“小上海”的详细地址并通了一次电话,在电话里,父亲先是苦口婆心,后是声色俱厉,最后是严肃命令他收到汇款后不准退回。父亲的威严是远近闻名的,我想“小上海”不会不知道。果然“小上海”没有再谦让这件事。于是,这条毛毯成了当时家中最贵重的物品。

后来母亲曾几次劝父亲使用这条毛毯,都被制止了。直到十年后我结婚那天,父亲才叫母亲拿出那条我们早已忘了一干二净的毛毯,父亲双手捧给我说:“姑娘,带着吧,好好思量你爸的意思。”接过毛毯,不知怎的,我的眼泪刷地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什么都明白了,什么话也没说,只使劲地点点头,在众人的簇拥下,我拎着这条沉甸甸的优质毛毯钻进了夫家为我准备的车子。

婚后的这二十多年里,我一直精心护养着这条毛毯,我知道这不单是一个父亲给女儿的陪嫁品,还是父亲对从事工商工作的女儿的无声要求,更是父亲自己人格的真实写照。

## 鸭乡童趣

□ 许森

互呼应,徜徉在漫天的绿色海洋里,于红花与绿水之间游弋,呼朋引伴,无忧无虑,构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风景画。不由得让人驻足观看。

荷塘热闹了,小鸭子搅乱了荷叶荷花的梦,成为荷塘跳动的音符。微风乍起,吹皱湖面,荷叶团团,鸭子轻舞,旋转往复,引吭高歌,轻盈的舞姿在旋转、升腾,渐渐定格,宛如盛开在人间的花朵,清丽炫目,惊艳四座,此刻的荷塘是小鸭子的天堂。优美的身姿与湖光荷色融为一体,组成一曲欢快优美的乐章。湖水流淌,荷叶田田,小鸭也学迈官步,摇摇摆摆跳芭蕾舞,欢欢跳下河。秋风送爽,艳阳高照,荷叶茂密荷花艳,划桨折断水中荷,笑把天击破。

夕阳西下,渲染一池秋色,荷塘也渐渐恢复了宁静。随着鸭信三声清脆的呼唤,小鸭子头顶金色,身披霞光,缓缓游近,靠拢,水面上道道水痕,由远而近,最后消失在模糊的荷塘边缘。波浪拖着落日的余光把荷塘映照得波光粼粼,仿佛把人们带入桃源诗境,在荷塘的诗韵里,情愿做一条小鱼、一只小鸭,围着荷叶荷花曼舞轻歌。

音乐戛然而止,此刻万籁俱寂,只剩下光与影的匆匆变幻,让人沉浸于一片遐想。

## 一箱红姑娘

□ 赵吉哲

选的,每一颗都浸润着满满的母爱,那是母亲对我最后的疼爱。吃着这珍贵的红姑娘,熟悉的味道,想起与母亲的点滴,我的心情就如它的口感,酸涩与甘甜一同涌上心头。

“父母在,不远游”,年少时满怀憧憬的南下之旅,随着分离的岁月变成了深深的遗憾和亏欠。在外人的面前,我是母亲引以为傲的孩子;在冷清的家,我就成了母亲魂牵梦萦的牵挂。对离家在外的我,她从来报喜不报忧,只把快乐与我分享,痛苦却不愿让我分担,甚至生病住院也巧做隐瞒,只在事后轻描淡写地述说。每次回家,她总在团聚时把笑脸给我,却把分离时的哭泣悄悄留给转身后的自己。过去总以为时间还很多,没有珍惜相处的点滴,万没想到母亲脚步如此匆忙,让曾经的畅想都成了遗憾伤感,“来日方长”竟成了对我最残忍的惩罚。

红姑娘还静静地躺在那里,母亲却已经离开,一颗颗红姑娘化成了我的相思豆,遥寄着我对母亲的思念。红姑娘啊,我也会像你一样,积极向上、乐观开朗、不惧困难、无愧于心。红姑娘啊,我会把这份爱传递下去,每年当你成熟的时候,我会采摘几许,与孩子一起品尝,然后一同陷入爱的回忆里……

文 游 台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